

師起立卻想說話，結果張志讓、劉崇佑、俞鍾麟、李文杰等發言對檢察官所論列者加以批評。檢察官起立反駁，再辯再駁，如是者又半小時。四時二十五分史良再走到案前申述意見，李樂甫、劉崇佑二律師仍起立發言請求調查證據。庭上空氣，頗為緊張。

羅青原於四時頃入庭，但因律師互相發言不斷，審判長即令之坐於近門處一椅上。史補充意見完畢，羅乃重新步至審案前。羅發言較上次宏亮，對於參加救國會，承認是本着良心自動，並非別人勸誘。並稱本身也是國民黨員，既是黨員而且又想救國，從未違反國民黨，今竟入獄，實在寒心云云。他對於被抽一段申述亦詳，由去江陰訪友而說到在鎮江吃麵住旅館，頗為誠懇動聽。

五時訊願留聲，願聲音仍微小。稍問數句唐察律師即起立發言。五時七分任崇高入，唐察又請求庭方交出扣押在案之宣言一閱，看看內中究有無犯罪之事實。唐屹立不

## 蘇聯肅軍運動

蘇聯於清黨運動之後，復舉行肅軍運動，

被牽涉及者均為紅軍中之重要人物。如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迦瑪尼克、參謀總長杜嘉契夫、斯基等人均是。迦瑪尼克於被捕後自殺，六月六日真理報曾發表一文，指彼為一賣國賊，曾以祖國出賣於日本及德國之帝國主義者。杜

勵庭上翻卷甚久未得，最後交下一致國會通知書。李文杰起立證明其日期之錯誤，檢察官起訴書失卻根據。至此全體律師起立，向檢察官表示抗議。又有關於張學良之證據，檢察官聲明不要調查，律師又全體起立抗議。此時章乃器發言稱：「檢察官自己不調查證據，並且阻止審判官調查證據，這是不對的。檢察官剛才說代表國家行使職權這是对的，但是我們希望代表中華民國的人格來說話不要叫老百姓丟臉。」

王造時、沈鈞儒均要求發言，被法官禁止。時已五點半，退庭評議。

六時法官登庭宣佈，關於張學良事准向軍事委員會調查卷宗，其他證據，可不必調查。而律師等仍再三要求調查關於馬相伯、宋哲元、韓復榘傳作義等之證據，審判長乃笑頷之當該被告選擇願任二人交原保釋放，應候定期續審。時為六時十分。

## 東序

嘉契夫斯基則先被免職，調任為伏爾加軍區司令，後又被捕，與雅基爾將軍等八人同被偵查起訴，於六月十一日由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秘密庭開審。主任審判官為最高法院軍事法庭主席烏爾里克，陪審員為蘇聯人民國防副委員長兼紅軍空軍總司令亞克尼斯、蘇

聯元帥希丹尼、蘇聯元帥希魯策（即加命將軍）、紅軍總參謀長夏波尼柯夫、白俄羅斯軍區司令貝洛夫、列寧格拉軍區司令狄朋柯、北高加索軍區司令卡希林及斯達林、哥薩克第六軍區司令戈雅策夫。

杜等被控罪名為違犯軍人天職（背誓）、賣國、背叛蘇聯人民、背叛工農紅軍。偵察結果證明被告等與業經畏罪自殺之迦馬尼克，共同勾結與蘇聯不睦之某國軍界要人進行賣國活動，緣被告等共同受該國軍事情報機關之雇用，系統地以關於紅軍情況之秘密消息，供給該國軍界要人，從事破壞活動，以削弱紅軍威力，企圖於蘇聯遭受武力進攻時，促成紅軍之潰敗，並共同以援助地主及資本家恢復在蘇聯之勢力為目的，從事各種活動。

被告對於所控罪名，均一致承認，法庭當判決彼等均處死刑，於十二日執行，被告等之略歷如下：

（一）杜嘉契夫斯基上將，原係軍人，曾在歐戰期內，被德國軍隊俘虜。嗣後曾在俄國東

111492 部前線任第一第五兩軍軍長，一九二〇年，指揮紅軍對波蘭作戰，一九二三年，克羅斯達德

港海軍叛變，即由杜氏加以剿平。近年來迭任中央執行委會委員，國防人民委會副委員長，國防會議副主席，陸軍總參謀長，最近調任伏爾加軍區司令，但在履新之前即已被捕。

(二) 被告雅基爾將軍，年四十一歲，前於一九一七年加入共黨，曾組織赤衛軍，並參與白俄德尼金將軍討伐之役。一九三〇年升任革命軍國防委員會委員，最近調任列寧城軍區司令。

(三) 被告烏波萊維區將軍，出身農家，係在一九一七年加入共黨，並會率兵討伐白俄德尼金將軍與朗格爾將軍，一九二二年日本與白俄軍隊侵入俄屬遠東各省時，烏波萊維區將軍，曾率部予以擊退，厥後升任國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，最近係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任內被捕。

(四) 被告埃德曼將軍，年四十二歲，一九一七年加入共產黨，曾在西比利亞境內從事

革命工作，並參加討伐白俄德尼金將軍朗格爾將軍之役，現任化學航空協會會長。

(五) 被告浦特那將軍原係駐英大使館陸軍參贊，近因參加托洛斯基派反革命案嫌疑被捕。

(六) 費爾特曼將軍為軍區司令。

(七) 柯爾克將軍為軍區司令。

(八) 潑利馬柯夫將軍為雅基爾之副手。真理報對於被告之審判，曾發表論文云：「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開審之間諜八名，乃某國之極重要的別動隊，該國對於派遣間諜來蘇特別活躍，法西斯屋主對此間諜核心抱極大希望，故此有爾喬亞報紙，尤其法西斯報紙，見彼等被捕而大肆咆哮，固非無因者也。」關於此點，該報特別指出德國報紙在戈培爾指揮下之宣傳，稱「彼輩乃努力解釋，

## 中央改革粵幣

去歲兩粵就範，政治已告統一。最近兩粵改革幣制，行見經濟亦將統一。此為我國逐步

稱此間諜八名之被捕，證明「蘇維埃政權之孱弱」。其可笑的企圖，實足暴露彼法西報紙統治者之真意。此次叛徒之破獲，當然證明蘇維埃制度之力量、權威、及不可抗性，而法西斯報紙乃自陷可笑之地位，彼輩自派間諜來此，而於蘇維埃政權當場破獲所派間諜之後，乃大肆咆哮，稱對於間諜慘無人道，實際上此種咆哮乃等於痛哭，蓋厚望所寄之間諜，今竟一網打盡，自屬可憫也。「此次某國軍事間諜機關之失敗，對於挑戰家及其破壞紅軍威力，奴役蘇聯人民之詭計，當為極大打擊，吾人過去現在與將來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之密探決無寬恕，法西斯間諜制度乃多頭之毒蛇，但吾人將一一斬去之，吾人將發現其所有觸手及毒刺，完全加以掃除，蘇維埃憶兆愛國人民固日在尋覓此種毒手毒刺也。」

## 市隱

走上現代國家軌道之跡象，殊堪注目。茲就粵省幣制改革述之。